

史頁閑注
趙復三
西方文化史隨筆

趙復三教授文集 ①

人文書會叢書 7

趙復三教授文集 ①

史頁 閑注

西方文化史隨筆

趙復三

史頁閑注：西方文化史隨筆／趙復三．--
臺北市：唐山：正港文化資訊發行，2009.4
面；公分 --（趙復三教授文集：1）

ISBN 978-986-6552-24-3（平裝）

1,西洋文化2,西洋史3.文化史4.文集

740.307

98007202

史頁閑注—西方文化史隨筆 © 2009 by 趙復三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Printed in Taiwan.

史頁閑注

西方文化史隨筆

作者 趙復三

出版 唐山出版社

地址：1064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室

電話：(02)2363-3072 傳真：(02)2363-9735

電郵：tonsan@ms37.hinet.net

唐山部落格：<http://blog.yam.com/tsbooks/>

劃撥帳號：05878385 戶名：唐山出版社

發行 正港資訊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10660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64號地下室

電話：(02)2366-1376 傳真：(02)2363-9735

印刷 國順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 2009年4月

售價 260元

ISBN 978-986-6552-24-3

序

對童年的第一個深刻記憶，是還在上海務本女校幼兒園，天天學唱歌遊戲，五歲多的那年冬天，有一天清晨，天上飄著黑色的雪片，落在衣服上也不融化，原來那不是雪片，是燒成灰燼的紙片。問母親：「這是什麼？」才知道，那是附近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圖書館著了大火，燒了三天，藏書燒成灰燼，飛上天空又隨風飄蕩下來，落得到處都是。又問母親：「為什麼？」母親說，是日本飛機扔的炸彈，引起了大火。再問：「日本人打來了，我們怎麼辦？」「逃難（廣東話叫「走難」）！」還記得，母親帶著我們九歲、七歲、五歲三個小孩子，跟在一輛黃包車後面，從南市逃到法租界，父親在那邊安排接應。就這樣，從小，還未進小學，便已在生活裡學會了問：「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逃難。」。以後女兒小時候又教了我一個問題：「以後呢？」那是給她講故事，故事講完了，她總要問：「以後呢？」這是不論怎樣回答都永無窮盡的問題。小學畢業那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過了兩年，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46年大學畢業，世界大戰、抗日戰爭都已結束，而內戰正酣，決心到基督教會工作；三年後共和國建立，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展開土地改革、肅清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大運動；55年，蘇聯赫魯曉夫揭批斯大林暴虐統治，56年，波匈人民反對執政的共產黨，引起社會動蕩，57年，全中國以對黨提意見為名，引蛇出洞，然後反擊右派，在政治上砍了五十多萬知識分子的頭（留下肉體，繼續勞動改造）；58年，三面紅旗大躍進，

三年餓死上千萬人，領導說，這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小指頭；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提意見，結果上面引起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下面「補划漏網右派」，全國堅持繼續躍進；中印邊界戰爭；62年，大講「階級鬥爭」；64年，上面反擊右傾翻案，下面進行農村四清運動；66年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鋪開，延續十年，直到毛逝世；四人幫垮台，78年底，鄧大人上台；87年初，胡耀邦下台，89年夏，天安門事件，趙紫陽下台。上述四個問題就一直在心裡陪伴我，度過了匆匆的一生，到如今年逾八十，進入了二十一世紀。

這四個問題推動我對人生的反思。反思不是僅僅回顧過去，更主要的是對現實世界的反思。前不久，到家庭日用品商店去買點雜物，結帳付款時撞上了自動收款機。找回餘款時，金屬錢幣卡在機器裡出不來，只好請收款員來幫忙。我站在後面嘟囔：「我從來就不相信這種機器。」那位收款員一面修理機器，一面回過頭來對我說：「要不了多久，這機器就將接管整個商店、整個世界！」他的歷史哲學意味的回答令我吃驚，不知是否因為他意識到自己不久可能失業，為此找一點歷史哲學來為自己寬解。從報上已經看到，在國際棋賽中，電腦打敗了棋王。每晚電視節目裡都播放一個有獎節目，考人的知識記憶；提示青年人，要使自己的頭腦變成像電腦那樣的龐大數據庫，一按問題電鈕，就靈敏反映出來，這似乎是教育界一個有力的潮流。由此引起了自己去思想，人的未來發展是否朝著與電腦競賽的方向？人的特點究竟在哪裡？通常說，人能思想。可是，有些動物也能設法保存自己，表明即便是其它動物，腦子也能進行一些「生存」本能的邏輯反應；母猴對自己的嬰兒也有感情。現在電腦也能和人作對手下棋，那末，人和其它動物、和電腦的區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這是近年來常想的一個問題。從孔雀到雄獅，都會展示自己的特性優點；各種動物在捕捉獵物時，都知道怎樣躡手躡腳，然後進行突然襲擊；許

多動物都會變換顏色、模樣來保護自己、迷惑敵人；松鼠在跳躍覓食中會突然停下來，側聽四周有沒有異樣的聲音，還左顧右盼，看周圍有沒有敵人，來決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動。這些後天獲得的經驗甚至可以傳給下一代，變成天性；可以說，它們都不傻，不然早已被消滅了。人與其它動物不同，特點是否在於：人對自己的一切，不僅能進行肯定性的思考，而且能進行認真的、分析批判性的反思，否定自己過去曾有過的經驗，這是所有其他動物都沒有的能力。人類特有的科學、藝術等創造性活動，似乎都源於這種分析批判性的反思。人從「真人」出現到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從幾十萬年前到十萬年前、到一萬年前，進化始終是很緩慢的，直到近三四千年，進化越來越快，是否就是由於：遠古時代人們的生活只是重複過去的經驗；進入近三四千年，人類才逐漸學會反思，在反思與自然的關係中，逐漸發展出自然科學；在反思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中逐漸認知社會生活必須遵循的一些基本準則，從而發展出人類社會存在中的「價值觀」，在自然、社會、人生的對比中，認識個人的短暫生命，由此逐漸發展出對人生意義的探索，由此而有藝術和宗教。正是這樣的不斷反思積累而成文化，文化的主要內涵就是價值觀與它相應的一套生活方式。人越面對嚴酷的環境和自身經驗的成敗進行批判性反思，就越是有力地推進自己的文化，推動歷史前進。人是在時、空中存在著，時間是個洪流，人類歷史中的新經驗，在一定時間裡，需要鞏固和充實，這需要時間；同時，它又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成舊的經驗，需要再去尋找更好的新經驗；這兩重性和兩方面又缺一不可。人類又是在廣大的空間裡存在著，任何一塊大陸都有人類，不同地域的人們有不同的生活經驗，人類就是在彼此交往接觸之中，發現不同，互相比較，找到更好的經驗；文化就是人在時空之中、對時空中的異端不斷探索，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發展、這樣前進的。就個人說，學做人就是學會反思；在還

沒有學會反思之前，恐怕還不足以成為完全意義的人。

思索就難免痛苦，甚至或許可以說，人是因為痛苦而思索的。自己開始想這些問題，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牛棚裡，被「勒令」必須像「竹筒倒豆子」那樣徹底交代自己的「嚴重罪行」，否則「死路一條」。我自知無法滿足「革命小將」的要求，就安心等待「死路一條」到來吧！那十年遙望高處在權力核心中的政治鬥爭走馬燈，只覺得「高處不勝寒」，幸虧和小民無關。我因為「住單間」，而又交代不出「罪行」，常挨魯迅所說的「國罵」。除了每天早晨對著牆上「領袖像」，高唱「東方紅」這首革命歌曲，早請示、晚匯報和「被提審」以外，屋裡只有自己一人，不時腦子開小差，循著眼前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有幾許文化、我腦子裡的中國傳統和外國傳統文化，即所謂「封資修文化」，到「無產階級文化」、毛澤東思想的文化觀，自己胡思亂想，從最遠想到最近，想到周圍剛從大學畢業出來不久的「造反派」，那樣熱烈地每天「造反」，打倒像我這樣的一大批「牛鬼蛇神」。這一切行動「是什麼？」「為什麼？」「接下去怎麼辦？」「然後呢？」中國怎麼往前走呢？這樣想時，不由得腦子裡造起反來了。本來腦子裡似乎沒有那麼多的反動思想，文化大革命卻使我的頭腦朝相反的方向「反動」起來。舉例來說，在牛棚裡，每天早晨對著領袖像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不禁要想，《國際歌》裡不是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嗎？這樣，從陝北唱到全中國，毛主席、共產黨不是天天領著中國人民反對共產主義思想、反對馬克思思想嗎？「偉大領袖」和「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不是在打著馬克思旗號反馬克思嗎？「天天唱」就天天提醒著我去想這些。人如果心口不一地活著，就是否定人之所以為人，就使人內心死去。如果人沒有力量反抗這種心靈的宰割，至少還有一個辦法應付，那就是把它變成相聲中的笑話，以笑來對抗悲苦、超脫現實，對

抗那把殺人靈魂的刀。我就是這樣活過來的。從那時到現在已四十年了。這四十年裡，不時會想，如果我（還有和同樣處境的朋友們）曾經面臨靈魂被殺的日子，全中國人民不是也一樣嗎？我怎樣能夠僥倖存活下來的呢？是靠著學習對一切進行分析批判性的反思，這像是靈魂的體操，它對保存生命的作用或許比身體的操練更明顯。那末，中華民族的經驗是什麼呢？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當時，我也和許多人一樣，爲之歡欣鼓舞。經過了五十年的親身實踐，我才明白，政治制度的變革只是社會、外在的變革，只有當全體中國人都能用、都會用自己的頭腦反思自己的經驗、總結自己的經驗時，中國人民才真正地站起來了。這一天一定會到來，但它不可能在哪一天體態完備地自天降臨；而只能每個人通過反思來解放自己。這本小書就是我在長期痛苦中，最後摸索著在思想上解放自己的筆記散頁集。

關於這一點，在這裡再多說幾句。人的年紀大了，容易多想過去。歷史是長存的，卻又有它自身的段落。中國人容易多想中國。中國文化是在地理環境相對封閉的東亞大陸上形成的，東與東南方有大海，西有帕米爾高原，北有冰天雪地，西南有喜馬拉雅山脈和雲貴高原。印度也是一個文化古國，但是從公元前四世紀末葉亞歷山大進入印度北部時起，印度和歐洲的文化交流便開始了。中國由於文化是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形成的，世界怎樣認識中國，中國怎樣認識世界，自古代直到近代，始終是一個問題。只就近代來說，從魏源《海國圖誌》到現在已經一百六十多年，中國對與自身關係最密切的南亞和西方世界，究竟瞭解多少？除少數專家之外，恐怕所知還是有限的，我便是其中一個。正是由於好奇，又由於青年時代接觸到華胥社一些前輩學者如宗白華、王光祁、朱光潛等先生的著述，打開了一點眼界，知道世界和每一個社會，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五色繽紛的。從此開始想

多瞭解一點世界，自覺不自覺地朝著這個方向去探索；讀的是外國的事情，心裡想的卻是中國，為什麼會和外國有所不同？這些不同，是好還是壞？回顧一生，似乎只做著一件事：努力多瞭解一點世界，同時，也努力使世界多瞭解一點中國。陳寅恪先生曾戲稱自己所治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學」，我想近代以至今日中國進入世界、共同組成一體而多元化的世界大社會，最需要的，最有時代意義的學問，莫過於各民族歷史文化的相互瞭解。這是一個十分廣闊的學術天地，對我也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個人一生如白駒過隙，更何況是在兵荒馬亂之中，自知所學十分有限。野人獻芹，只為求得高明指點而已。歷史在任何時候都是令人驚愕、嘆為觀止的宏偉景象，但任何個人在學術海洋中的遨游，所見總是有限的，我也自然不覺得自己從前寫的東西有什麼值得「敝帚自珍」的地方，當初寫的時候大概總是因為有點什麼思想衝動或外界需要，時過境遷，也就忘記了。今年，唐山出版社主人陳隆昊先生托友人李紀祥教授來動員我找些東西付梓，大概是為了出版事業的百花園裡不妨多有一點色彩的意思。幾乎同時，又讀到一位中國高級導領人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天安門事件、西方敵對勢力分化中國的陰謀。令我想起 1972 年從河南息縣「五七幹校」回到北京，當初的「造反派」，有些後來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這時有些已經變為「逍遙派」，整天下棋，看我還傻乎乎地讀點什麼、寫點什麼，好意勸我說：「我們都不幹了，你還幹什麼！」我不知世情深淺，又有點本性難移，笑嘻嘻回答：「為的是，等下一次文化大革命時，革命群眾可以多有一點批判我的材料啊。」在激烈變革的中國，政治變化如同在平鍋裡烙大餅那樣，翻來覆去是常規，每翻一次，就不免要抓人祭旗，普通人躲還來不及，難道自己還把頭伸出去，引人來宰割嗎？經不起陳先生的熱情、李教授的相勸，找出一些七十歲以後寫的東西交差，理由無它，只因其中反思的成分多一些，表明自己還未

癡呆，還在學著做人。這是自己在世紀之交讀書、生活中反思的思路。馮友蘭先生說，哲學就是對於人生的系統反思。至於反思的思路，大概各人有各人的走法，以致有的哲學教授認為，哲學就是方法論。自己一生學步，不敢曰得；只此而已，別無所有。醜媳婦怕見公婆，拿出這點舊文，心情就像一個醜媳婦；而且，老話說：「是非只為多開口」，已經退休十幾年，偏還不甘寂寞，有時還不免就現實發點議論、萬一惹出是非，真是所為何來！回想在高中讀書時期，幸得恩師點撥，初步有一點懂得，人生至要的是守住自己的心，為此要和現實拉開一些距離，自己站到一邊，不趕熱鬧。到二十歲擇業時，決心選擇到基督教會從事社會服務工作；那時想，生逢亂世要「學會超脫學會藏」。孔子早已警告過：「其好犯上，而不好作亂者鮮矣！」因此我從不想犯上，但不知怎麼，此後四十年裡，一心想與人為善、做好自己的一份事情，卻不順領導的心；不論是誰在領導地位，一到領導認為是關鍵的時刻，我便按捺不住要提意見，自己跳將出來，自討苦吃，還不知悔悟；這的確是我的世界觀、價值觀與時政衝突所決定的。出版這小書，無非是因為還記得《齊物論》裡所說：「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駛，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那一段，想直一直腰；就算為此而招禍，既然文革前、文革中、和天安門事件後都已當過反面教員，如同初期基督教使徒保羅給哥林多教會信徒的信中所說，「我們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那就再充當一次反面教員也無妨，使後來的聰明人可以引我為戒。在此，也還有一點向朋友們的交代：年逾古稀，自很容易理解，人是多種多樣的，不可能要求一律，自會有人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為照顧眼前「大局」，全國大眾必須一切行動聽指揮，匍匐在地，等待領導換班，救星將來自必到來；也會有人覺得，獨立反思雖有一定道理，

但中國人民教育水平不高，很難懂得複雜的政治運作，事情只能慢慢來，如同當年「蔣委員長」宣告，必須先有軍政、訓政時期，這兩階段做好後，才能談憲政；也有人認為，人各有志，有的人站著舒服，那是他的事，我不贊成站起來活著，躺著是流線型低姿態，既不吃力，又順應時代潮流，既有助觀瞻，又有益健康；也會有人覺得應當站起來，但當今之世，應當從實際出發，研究吏治、財富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既與時俱進，又造福後人，一心不能二用，為此不能旁鶩；或者還有其它許許多多理由，足證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不宜改變；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歷史總是前進的，前景是十分美好的；任何說不順耳的話的人，都是心懷叵測，任何外方民族的經驗都是背離中國國情、分化中國的陰謀，等等；說到最後，就是爲人之道應當有如「五分加綿羊」的小學生。這本小書大概有些不合時宜的「思想爆炸物」，請予注意，以免誤傷，實爲德便。是爲序。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七日深夜

目次

序	v
爲什麼要讀點西方文化史	1
歐羅巴這個名字的來歷	13
從英文的由來看歐洲文化的民族多元與文化開放	17
從歐洲各民族的來龍去脈入手	
——從奧地利追溯歐洲的民族分布	23
和希臘人羅馬人鼎足而立的凱爾特人	29
日耳曼人歷史和德國對西方文化的貢獻	31
基督教在歐洲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兼論現實與奧秘	45
歐洲史的分期問題和當代中世紀學的奠基人	
——昂利·皮杭（Henri Pirenne, 1862-1935）	55
歐洲的文化復興運動——爲什麼興起？爲什麼衰落？	61
唐·吉柯德的故鄉	71
對意大利的懷念	79
佛羅倫斯和米開朗琪羅	83
由博梯切利的名畫說起	87
意大利文藝復興在西方學術界引起的爭論	97
1538 年在羅馬：米開朗琪羅談意大利藝術	105

讀米開朗琪羅論藝術、人和歷史·····	109
十九世紀法國的印象派和二十世紀初德國的表現派·····	115
試窺德國浪漫主義藝術和法國浪漫主義藝術 的不同味道·····	117
西方文學、哲學和宗教的三位一體關係·····	121
《聖經》的詩歌和西方的藝術思維·····	127
倫敦歸來·····	147
奧地利紀行·····	153
波恩紀行·····	157
爲浪漫主義正名·····	163
關於近代西歐音樂史上浪漫主義時期的筆記·····	165
法國藝術中的現世感覺主義和德國藝術中的靈性主義·····	171
西方詩歌中浪漫主義的神秘主義色彩， 是否西方詩歌的一種「神韻」？·····	173
歐洲歷史進程和中國歷史進程的某些不同·····	177
讀《古代基督教史》·····	187
《歐洲思想史》中譯者前言·····	197
《歐洲思想史》中譯六校後記·····	209
《歐洲文化史》譯序——面對大海的斷想·····	217
《歐洲文化史》中譯者再序·····	227
史頁邊上的閑注——致友人書·····	231
跋·····	249

爲什麼要讀點西方文化史

（一）中國人進入世界的需要

從孔子到現代，似乎可以找到一點青年成長的共同經驗，就是人到十五歲時，開始思考世界、社會和人生了。現在，據說世界人口有六十億，中國人口有十三億；人們的生活方式各有不同，也不大可能干預別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自己怎樣生活，卻不得不想一下。有的人只想今天、明天，也有的人想今年明年，也有人會想到自己一生。也有人會想，人生如一葉扁舟，在茫茫大海之中，誰能預知將來如何呢？只好過一天，算一天；也有人想，正因為人生如遠程航海，所以要充分做好準備，迎接任何險阻。如何準備呢？有的想，要把身體鍛煉好；有的想，要多有知識，作行動的指針；有的想，要多攢錢；有的想，要學會在社會上應付各種各樣的人；有的想，要鍛煉自己有堅強的意志；大概都有道理。若再進一步想，就不免要問自己：我打算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或者說，做一個什麼樣的人？這就發展到樹立什麼樣人生觀的問題了。這時，又不得不先問一下：世界究竟在往哪裡去？我們自己的社會究竟在往哪裡去？我是隨大流？還是自己有一個主心骨呢？自己的主心骨是怎麼樹立起來的呢？大概也要先看看世界、周圍的社會在向哪裡走。探究世界在走向哪裡？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因為：（1）世界這樣廣大，往哪裡看？看什麼？掛一漏萬，看不過來；（2）像醫生看病人一樣，要知道對象的今天，就需要知道他

的昨天，中國的今天是過去的歷史積累而來的；爲懂得今天，就需要懂得歷史；（3）世界是在不斷變化之中，了無窮盡。因此，僅「世界」這一個題目，就夠人一輩子也看不完。也許正因爲面對著這麼多的問題，人更需要讀歷史，了解前面對時代、在人生中各種不同的實踐探索，從中得出什麼經驗和見解，希望從中得到一些借鑒。

歷史也是浩如煙海，從哪裡讀起呢？二十世紀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打破先前西方以西歐爲世界中心的歷史觀，從 38 歲開始，以 27 年時間寫成十卷巨著《歷史研究》，考察人類有史以來二十一種文明，這些文明都在遭遇「挑戰」、作出「反應」的歷史進程中，由成長而內部分化爲統治集團和下層社會的勞動階級，少數統治集團越來越脫離大眾、顛覆無能，而下層階級則不斷反抗使社會分崩離析，最後瓦解。1972 年，湯因比又把十卷本《歷史研究》縮寫爲一卷插圖本（牛津大學出版社，1972 年，正文 498 頁，地圖 30 頁，年表 10 頁）。湯因比所考察的二十一種文明中，現在還在歷史中積極起作用的有五種：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實際是東歐斯拉夫人、巴爾幹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和東亞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成長發展過程中和其它民族文明的接觸最多，中國處在亞歐大陸的東端，西北有帕米爾高原，西南有希馬拉雅山脈，東有太平洋，因此，中國文明是在相對孤立的地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與其他民族文明的接觸最少。在世界六大洲中，歐洲面積只比澳洲大，是倒數第二名。可是，五百年來，西方基督教文明圈的國家在世界歷史中所起的推動作用最大，歐洲移民分布北美、南美、澳大利亞，成爲當地的主要居民。湯因比書中第九部分「不同地域文化的接觸」中，專門有一節談「西方文明與東亞文明的接觸」，分析從十六世紀上半葉，日本和中國對西方文化的不同態度，日本接受西方文化是從下層開始、逐漸影響上層；中國西化運動則是

從上層控制、由上層開始的；日本很快看到與西方貿易能帶來的好處，1868 年明治維新，1872 年已經修築起連接東京和橫濱的鐵路；中國則由於長期實行君主專制統治，而擔心與西方交往會妨礙內部的穩定，這成為中國和西方文明接觸的主要障礙。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與東亞的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日本採取西方政治制度，極力發展經濟，以求取得對東亞的經濟控制權。中國的「西化」問題，自 1949 年後，起初實行蘇聯式的「西化」，政治體制、社會道德觀、思維方式都按蘇聯模式進行改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改行西方經濟制度，參加西方領導的世界經濟體系，與西方直接打交道又帶來政治體制、社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上另一種「西化」的問題。這是中國現正面臨、有待解決的問題。

湯因比在他的書中指出，二十世紀技術科學迅速發展，使世界各地在空間上的距離顯得大大縮小。人類像一個人拿一根繩子，一端縛上一塊石頭，另一端抓在自己手裡掄圓圈，繩子越短，圓圈的轉速越快；因此，二十世紀世界各地由於交通工具發展而在時空距離上縮短，與此相應，二十世紀的世界變化也大大加速了。這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一個特點。經過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對此都有一點親身的體會，二十世紀中國的變化像是世界的縮影，也是空前劇烈，我這短暫的一生便經歷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抗日戰爭前的民國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內戰時期，共和國的毛澤東時期、後毛澤東的鄧小平時期直到現在這五個時期；親眼看到了自己家族從祖父到孫輩五代人的生活變化。現在又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急劇變化把許多中國人甩了出去「全球大插隊」，分佈到世界各地的越來越多了，中國人爲彌補過去孤立於世界的缺陷，就需要更加努力了解世界，首先是了解西方世界。這不僅是當前國際事務日益增多的需要，也是爲了中國和中國人自身的發展。

（二）發展民族文化的需要

雖然退休移居國外已將近二十年，但人的文化根是自然形成的、是安身立命之所，是無法移動的；心裡所想、手裡所作的，往來的朋友、談論的題目，總離不開中國文化。1997年與已故老同事、摯友高望之兄，和兩位我所敬重的美國漢學家費樂仁（Lauren Pfister）教授、歐迪安（Diane Obenchain）教授發願，把馮友蘭先生傾注畢生心血所著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譯成英文。1998年夏，大家在西弗吉尼亞歐迪安教授幽靜的山居，舉行翻譯工作會議。歐迪安教授從哈佛讀完東亞宗教和哲學專業和古漢語課程後，放棄在美國安定舒適的教學和家庭生活，從八十年代起，到中國，在北京、上海、杭州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暑期裡，回國和先生團聚。為這次工作會議，她的丈夫竇先生（對比較文化學素有研究）熱情擔起了料理大家生活的全部事務。在愉快的工作和生活之餘，我們一起說說笑笑。一次，說到西方人學中文的艱苦，我說，學古漢語，對中國青年也是難事，但西方人到中國旅遊，只要學會四個中文單詞，就可以通行全中國。這話引起了大家的興趣，都要聽我說，是哪四個單詞；我說，就是「你好」、「謝謝」、「對不起」和「再見」。大家都笑了。這時，竇先生悠然說：「我到中國看望內人，只學會說一個漢語單詞，就走遍了全中國」。我趕緊洗耳恭聽，他打著北京腔說：「好極了！」四個人轟然大笑。從姓氏看，竇先生姓 Donahue，祖籍大概是愛爾蘭，愛爾蘭人是歐洲古代凱爾特人（Celts）後裔，歷來以說聰明的笑話聞於世，中世紀歐洲哲學家愛里吉納（John Scouts Erigena）、現代英國文豪蕭伯納、劍橋大學的中世紀學女學者 Helen Wadell，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 W. B. Yeats，都是愛爾蘭人。竇先生的笑話裡，還使人感到一種深沉的幽默；我在此後也常常向朋友轉述，佩服他概括文化經驗的能力。